

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应被否定

——“社会劳动价值论”质疑之六

陈振羽

摘要:“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应被否定。因为它误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误解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理论,误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本质论,误解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放弃了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既然生产资料剩余价值论误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放弃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能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生产资料剩余价值论者还否定了马克思发现理论,将其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所作的推理。这种看法误解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忽视了研究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能用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加以完善和发展,“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想以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必定要犯放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错误。

关键词: 马克思 剩余价值 理论体系 本质

“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应该说“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是有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良好愿望的,然而他提出的价值论是相当系统地全面地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把生产资料说成能够创造价值,由此提出的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应被否定,他误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也否定了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秘密的科学贡献。

一、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者 误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对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认为生产资料(物化劳动)对现代生产作用很大,因而生产资料不但能创造价值,而且能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即 M_{mc} 是物化劳动创造的, M_{mc} 这一部分的比重愈来愈大。在他看来,“生产资料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作用’或‘功能’”。养鸡场的鸡,奶牛场的牛也是物化劳动,劳动资料,如果鸡不生蛋,牛不产奶,创造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那人们老早把它们宰了。”尤其要注意的是,物化劳动,即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等生产资料,“对现代生产作用极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但能转移价值,而且还创造价值,剩余价值 M 的一部分即由之得来。”“在真正的剩余价值 M_m 中,一部分是物化劳动创造的 M_{mc} ,一部分为活劳动创造的 M_{mv} 。”现代生产主要靠科学技术,“因此 M_{mc} 的比重呈愈来愈大的趋势。”“物化劳动是创造剩余的主要力量。”主要“依靠它创造剩余价值。”物化劳动能够创造愈来愈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这些看法欠妥,所提出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是错误的价值论,离开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①;由此提出的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则误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理论体系。

(1) 误解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要素的生产资料不创造价值,它的价值是“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①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雇佣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消耗生产资料生产产品的使用价值,生产资料只是作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物质因素起作用,不生产使用价值。^②而且,生产资料没有被使用会自行消失。“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③因此,“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④生产资料不能够创造使用价值,就失去了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前提,从而不存在丝毫的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可能性。在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它的使用价值被消耗,而被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上。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只是其原有的价值量,没有增加新的价值,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虽然生产资料表现为作为一定量的活劳动的吸收器,当生产资料吸收的劳动量超过劳动力价值包含的劳动量,生产资料的价值便成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即资本,然而这不是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而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才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工人的剩余劳动则“只表现为增殖现有价值的手段”,这个“保存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力量,是资本的力量。”^⑤所谓生产资料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这种说法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理论。“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近来竟然又自相矛盾地认为马克思也把生产资料(物化劳动)看作和活劳动一样创造价值。在其看来,马克思非常明确而又正确地指明了“物化劳动与

活劳动在创造价值上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区别。⁴⁶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考察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即生产棉花本身和生产所消耗的纱锭量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纱锭生产棉纱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⁴⁷可见，马克思指明了物化劳动（棉花和纱锭）和纺纱劳动一样创造棉纱的价值，‘为什么一定要讲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创造价值问题上存在根本不同——一个转移，一个创造呢。’⁴⁸这种看法是对马克思前面那段论述的误解。马克思是指明了“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⁴⁹或棉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有以下组成部分：生产棉花的劳动时间、生产纱锭的劳动时间以及运用棉花、纱锭生产棉纱的劳动时间等。但他没有也不可能论述所谓物化劳动（棉花和纱锭生产资料）创造棉纱价值。

(2) 误解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本质的观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的本质是商品与抽象劳动的内在联系，从而是物化的抽象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的产物的剩余价值，其本质必然是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的内在联系，从而是物化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生产虽然要以物质的商品生产为前提，然而它本身和价值本身一样没有丝毫的物质因素，只表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关系。因此剩余价值的本质又是物掩盖下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关系。对剩余价值的本质的这种认识对于认识什么是剩余价值是极为重要的。马克思指出：“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⁴⁰“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误解了价值的本质，实际上把价值说成是物化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或物化的下等动物的劳动。²¹把生产资料看作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实际上就是把剩余价值的本质看作是物化的生产资料的剩余劳动，它所表现的就是资本家剥削生产资料的剩余劳动的关系了。把鸡和牛说成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就要把剩余价值的本质说成是物化的下等动物的剩余劳动，它表现资本家剥削下等动物的剩余劳动的关系，这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本质观点。

(3) 误解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和超额剩余价值理论。

在“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看来，过去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和超额剩余价值理论都极为重视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然而却否认生产资料能够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陷入自相矛盾。要认识到生产资料（物化劳动）对现代生产的作用极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物化劳动——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因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良种鸡、良种牛，它们都是物化劳动，如果它们不比普通鸡、普通牛生产出更多的蛋和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还要它干吗。”⁴²采用先进的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减少单位产品价值构成的“ v ”，必然会增加 m ，⁴³科技凝聚的生产资料（物化劳动）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²⁴近代生产的发展，“剩余价值包括超额

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被不断涌现的先进、一般、再先进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物化劳动创造出来。”⁴⁵这种看法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既然把体现在剩余产品的剩余价值归结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必定要把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看作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马克思论述了资本家要强迫工人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外是采取延长工作日长度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或采取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对于后者是“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即大量生产。”⁴⁶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本身，而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或手段，采用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只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物质因素，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本身和采用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没有直接的联系，后者只是前者的物质前提。那种不把相对剩余价值归结于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而是把它看作是生产资料创造的，这种看法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竟然自相矛盾地认为马克思也论述过生产资料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在其看来，科技、凝聚科技的生产资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马克思也是这样说明的。他说：‘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劳动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缩短必要劳动延长剩余劳动就是创造剩余价值，而且是相对剩余价值。”⁴⁷马克思所讲的采用各种方法，是指运用科学技术。因此马克思是认为科技凝聚的生产资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或“真正来源”⁴⁸这种说法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论述了资本家为取得更多量的剩余劳动，要采取各种方法缩短必要劳动以延长剩余劳动。他所论述的采用各种方法是指提高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可见，马克思是认为采用科技凝聚的生产资料如机器，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法，从而被采用的科技凝聚的先进的生产资料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物质前提，而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本身，相对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是剩余劳动而不是科技凝聚的生产资料。所谓马克思论述过科技凝聚的生产资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这种说法是把自己的错误观点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还认为超额剩余价值也不是生产资料创造的，而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首先，马克思是由价值决定规律来解释超额剩余价值的。²⁹商品价值是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从而商品生产者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便可以得到差额价值。商品生产者为了使他的商品包含的劳动量减少，使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得到差额价值，必须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新技术等新的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力。差额价值既然是由社会价值分解出来的，就不是由生产资料创造的，而是由社会劳动创造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价值决定规律的上述作用，会使得采用先进机器设备、新技术的资本家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得到差额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其次，马克思是把超额剩余价值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马克思不但由价值决定规律把差额价值看作不是由生产资料而是由社会劳动创造的，而且由此把超额剩余价值也看作不是由生产资料而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

的。超额剩余价值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应延长。”⁴⁰由此可见，马克思是认为采用先进设备等生产资料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物质要素。采用先进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与超额剩余价值的创造本身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前者只是后者的物质前提。

(4) 放弃了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

马克思把变为生产资料的在生产过程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的那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把变为劳动力的、能再生产自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称为可变资本。“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生产资料说成也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变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就要被说成也是能够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资本，从而放弃了马克思的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的进一步误解。首先，不能够正确理解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实际形成过程的说明。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⁴¹如果放弃了资本的上述区分，在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增殖必然被看作不是由可变资本引起，而是由总资本引起，这就不能够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所作的科学考察。其次，会误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采取特殊的转化形式的理论。剩余价值和价值一样都隐藏在资本主义商品中，必须采取具体的表现形式，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剩余价值就转化为利润，利润率是剩余价值与预付的总资本的比率，它们分别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特殊的转化形式。“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把剩余价值看作是预付总资本（变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资本）的产物，就要犯误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特殊的转化形式理论的错误。不了解剩余价值与其特殊的转化形式的区别，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在“社会劳动价值论”者那里就完全消失了。其所说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实际上是日常商业用语的利润和利润率。

既然生产资料剩余价值论误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抛弃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可能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然而“社会劳动价值论”者却提出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可以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从而生产资料剩余价值论是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其认为，“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兼从企业和社会两方面看问题，这就是，“从企业看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与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解释和实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且使这个理论得到完善和发展。”⁴²他所说的从社会看的物化劳动转移价值，是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理论。不论从企业看或从社会看，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价值都是被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然而“社会劳动价值论”者在这里所说的生产资料转移价值是指社会在期末要将期初结转下来的相同数量的生产资料再结转到下期。因此这里所说的从社会看生产资料（物化劳动）转移价值问题与商品价值构成无关。这里可以不必顾及。他把物化劳动（生产资料）说成和活劳动同样可以生产超过自己价值的价值，或者说，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其在这里所说的兼从二方

面看问题，是指从企业看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等于从社会看的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换句话说，从企业看的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等于从社会看的社会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按照这种看法，后者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前者是“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提出的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这并没有违反而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是对这个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这些看法欠妥。我已另文评论，不会有所谓从企业看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等于或正是从社会看的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 $v+m$ ）。由此不难看出，也不会有从企业看的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等于或正是从社会看的社会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所说的兼从二方面看问题，不是发展而是放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既然从企业看的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不会等于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那么，所谓兼从企业和社会二方面看问题，以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种说法就不能成立。如果认为从企业看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也必定又要认为从社会看生产资料仍然能够创造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放弃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二、生产资料剩余价值论者否认了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秘密的科学贡献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提出的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极力否认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的伟大科学贡献，把马克思建立的剩余价值理论说成是根据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进行推理的产物，因而只认为雇佣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忽视考察生产资料也能创造剩余价值。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不形成价值，一切投资将全部由国家社会来安排，也就没有鼓励投资者进行投资和按资分配的必要性。“那如有人通过企业经营利用他掌握的生产资料，雇员进行生产，在扣除物化劳动以及雇员报酬以后，就是雇主所得了，那部分所得就是雇主剥削雇员所得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正是这样来设想未来社会的，并且以这个设想和标准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而提出了他著名的剩余价值率 $=\frac{M}{V}$ 的公式，按照他本人设想的条件，这个公式逻辑是完全正确的，以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标准进行推理，则又具有完全科学的意义。”⁴³然而马克思根据设想的上述推理，没有考察生产资料也能够创造剩余价值问题，应该认识到不但活劳动而且生产资料（物化劳动）也能够创造剩余价值，从而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得到“完善和发展”。⁴⁴所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基于设想的推理从而忽略考察生产资料能够创造剩余价值问题，因而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是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种说法否定了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秘密的科学贡献。

(1) 误解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所谓马克思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而推理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种说法表明他不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马克思并不是根据所谓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而推理出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而是由他的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把社会主义从空

想变为科学的。马克思由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的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实现社会主义就不单纯是人们的理想,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生产秘密,论证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使社会主义者首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⁹⁵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而进行推理的产物,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2) 忽视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⁹⁶

所谓马克思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进行推理才看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雇主剥削雇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提出剩余价值率= $\frac{M}{V}$ 公式。这种看法忽视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剩余价值理论的科研成果。古典经济学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能够以此为出发点,确认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提出剩余价值理论。配第是在地租形式上确认剩余价值的,把地租看作是农产品价值扣除工资和种子的费用以后的剩余部分。斯密则是在利润和地租形式上确认剩余价值的存在,把利润和地租看作是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中的扣除额,这个扣除额是由无酬劳动构成的。李嘉图则是在利润的形式上认识剩余价值,把劳动所创造的产品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看作是利润。斯密和李嘉图都把生产资料看作不创造价值,其价值只是被转移到产品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古典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起源”⁹⁷。马克思建立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无视前人的科研成果,而是利用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斯密已经知道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马克思在1861年已经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⁹⁸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继承是批判的继承,因为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受到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限制,没有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他们一个主要缺陷是没有建立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首先,他们没有发现劳动二重性,不能够科学阐明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是属于生产物质的商品的劳动分解出来的抽象劳动。其次,把劳动与劳动力混为一谈,把劳动看作商品,因而在他们那里有两个劳动价值,即劳动价值(工资)和劳动力被消费所创造的价值,从而不能科学阐明利润是剩余劳动创造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了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哲学基础,就能够建立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以此为出发点,就能发现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首先,马克思建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就能够对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作科学的说明,不但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别开,而且把它严格地限于生产物质的商品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就被看作只属于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领域的雇佣工人的抽象劳动。其次,马克思把经济范畴看作具有特殊的社会的历史性质,把它看作是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就能够科学阐明剩

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超过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马克思还克服了古典经济学家剩余价值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在利润上认识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及其表现形式的利润区分开。马克思克服了古典学派的上述三个缺陷,就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建立了完全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有着划时代的科学贡献。如果是这样地了解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建立了完全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会否定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秘密的科学贡献,就根本不可能提出所谓马克思是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而推理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3) 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说成是一种主观臆想。

所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根据设想进行推理的产物的看法就是要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说成是一种主观臆想,会犯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曾经出现的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说成是一种“基于假设的公式”的错误。政治经济学史上所出现的剩余价值理论都不是某种设想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有几百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渐渐地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⁹⁹重商主义者从流通领域寻找剩余价值的起源,把剩余价值看作产生自对外贸易,因而他们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¹⁰⁰古典经济学创造者和“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¹⁰¹古典经济学家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一定的科学因素,是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作了科学的考察。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作了完全科学的考察,建立了完全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中科学考察剩余价值的实际形成过程,论证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最一般形式的绝对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在“工作日”中考察了靠延长工作日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以及“机器和大工业”等章中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在建立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正如前面讨论的,对古典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批判的继承。¹⁰²因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绝对不是所谓基于设想的推理,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的考察以及对古典学派剩余价值理论变革的产物。

(4) 不能够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设想的推理,因而应该用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加以完善和发展。

所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所进行的推理而提出的,因而忽视考察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和功能,所以应该用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加以完善和发展。这种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是言之成理的。然而我们讨论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并不是所谓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而推理出来的,而是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进行完全科学的考察以及对古典学派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变革的产物,就不难看出上述说法是错误的。(下转第15页)

$$\text{相等时的 } X_B \text{ 值可按式 (7) 求得: } X_B = \left(\frac{L_{1A} \cdot L_{2A}}{L_{1B} \cdot L_{2B}} \right)^{\frac{1}{2}} = \left(\frac{80 \times 120}{90 \times 100} \right)^{\frac{1}{2}} = 1.03。$$

若认为交换双方应按等量劳动花费相交换, 则按式 (8) 求得 $X_B = \frac{L_{1A}}{L_{2B}} = \frac{80}{100} = 0.8$ 。显然 $0.89 > 0.8$, 即不能满足式 (10) 要求, 这样的等量劳动花费相交换就不能达到交换双方共同获益的目的, 即只有生产者 2 的比较利益 C_{2BA} 可以大于零, 而生产者 1 的比较利益 C_{1AB} 为负值。因此, 这样的等量劳动花费相交换是不能进行的。现将生产者 2 的不同毛呢数 X_B 与生产者 1 的每单位葡萄酒 ($X_A = 1$) 相交换的情况列于下表。若以 $X_B = 1$, 即以生产者 2 的每单位毛呢为基准, 虽然计算得出的是另一套数字, 但交换双方的相对关系仍保持不变。

X_B	0.8	0.89	1	1.03	1.1	1.2
$C_{1AB} = 90X_B - 80$	- 8	0	10	12.95	19	28
生产者 1 的劳动收益率 $\frac{90X_B - 80}{80}$	- 0.1	0	0.125	0.162	0.238	0.35
$C_{2BA} = 120 - 100X_B$	40	31.1	20	16.72	10	0
生产者 2 的劳动收益率 $\frac{120 - 100X_B}{100X_B}$	0.5	0.35	0.2	0.162	0.091	0

四、结束语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它指的是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种等质的东西。价值理论正是要说明商品交换比例的。本

来在商品交换关系中, 交换的双方都同时既是生产者, 又是消费者。他不生产, 就无法得到消费; 他不为了消费, 也用不着去生产。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需要。因此交换的任何一方肯定既要考虑自己所提供的商品的劳动花费, 又要考虑交换所得的商品所带来的效用——可以等效于自己的多大的劳动花费, 而用不着顾及对方所提供的商品的实际劳动花费到底有多大。价值正是反映交换双方的平等利益关系——劳动收益率相等的关系。劳动、生产、供给和效用、消费、需求本来就是同一事物(物品的价值)的两面。当然, 我们在研究客观事物时可以将事物分解为一面、一面地分别加以研究, 最后加以综合。但若把单方面的研究发展成所谓的生产者的价值理论, 只着眼于劳动花费的补偿; 或者把单方面的研究发展成所谓的消费者的价值理论, 只着眼于效用的满足, 则显然都是片面的。恩格斯批评了“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的错误。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和李嘉图所开创的比较成本学说的结合, 无疑地将有助于两大价值理论的有机结合, 特别是由于商品的效用可以用劳动量来衡量时, 克服了效用评价的困难。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 1 卷, 605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 20 卷, 334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郑怡然:《有效劳动价值论》, 载《江汉论坛》, 2000(2)。

(作者单位: 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州 350003)
(责任编辑: 金萍)

(上接第 6 页) 我们还要注意到,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以及由此建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和剩余价值理论体系, 都决定了生产资料的价值只能被看作是被转移到产品上, 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从而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应被否定, 而不是能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想用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就要否定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的科学贡献, 放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放弃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是会犯拆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误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以及使科学社会主义失去科学的理论基础的错误。

注释:

参阅陈振羽:《社会劳动价值论质疑》, 载《当代财经》, 1995(9); 陈振羽:《生产资料参与创造价值论质疑》, 载《当代财经》, 1995(10); 陈振羽:《不要重犯价值理论的历史错误》, 载《经济评论》, 1999(5); 陈振羽:《生产商品的劳务不包括凝结在资料中的劳动》, 载《经济评论》, 2000(4); 陈振羽:《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论评析》, 载《经济评论》, 2001(1)。

31 38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24 卷, 22、22、15、13 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2 33 34 钱伯海:《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 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3(12)。

22 23 25 钱伯海:《严格区分物化劳动与资本 克服历史的理论扭曲和疏漏》, 载《近代经济研究》, 1996(5)。

钱伯海:《论物化劳动二重性》, 载《学术月刊》, 1995(7)。

10 12 21 参阅陈振羽:《生产资料参与创造价值论质疑》, 载《当代财经》, 1995(10)。

11 13 14 20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23 卷, 225、207、207~ 208、243~ 244、35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49 卷, 47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6 17 18 24 27 28 钱伯海:《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载《经济经纬——河南财经学院学报》, 2000(1)。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26 卷(II), 59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29 参阅陈振羽:《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的探讨》, 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1985(4)。

35 恩格斯:《反杜林论》, 中文 1 版, 201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0。

36 42 参阅陈振羽:《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 178~ 202、178~ 202 页,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37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26 卷(I), 58、1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25 卷, 37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金萍)